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变形记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田部长篇小说文庫



主编：刘以林

变形记

著者：〔奥〕弗兰茨·卡夫卡

译编：李湘云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殂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弗兰茨·卡夫卡(1883~1924),奥地利小说家,被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之一。卡夫卡是犹太人,出生于布拉格,父亲是百货批发商。卡夫卡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,后转修法律,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。从1907年起一直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。1917年患肺结核,此后转辗各地疗养,1924年病歿于维也纳基尔林疗养院。

本书选编了卡夫卡的两部作品:《变形记》和《一条狗的研究》。

《变形记》写公司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·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,父亲对此十分恼怒,母亲极为悲伤,只有妹妹深表同情。久而久之,格里高尔“虫性”日益加重,活动地盘日益缩小,最后在寂寞与孤独中死去。

《一条狗的研究》创作于1922年，未最终写完。这是一篇十分富有哲理的作品，通过一条进行哲学思考的狗审视了人生，启迪人们思考许多问题。

目 录

(1)	变 形 记
(64)	一条狗的研究

变形记

—

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。他仰卧着，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。他稍稍抬了抬头，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

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，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，都快滑下来了。比起偌大的身躯来，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，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。

“我出了什么事啦？”他想。这可不是梦。他的房间，虽然嫌小了些，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，如今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。在摊放着打开的衣料样品——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——的桌子上面，还是挂着那幅画，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金色镜框里的。

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，天空很阴暗，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，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。“要是再睡一会儿，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都忘掉该多好。”他想，但是完全办不到。平时他习惯于侧向右边睡，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，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态了。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，他仍旧滚了回来，肚子朝天。他试了至少一百次，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，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，才不得不罢休。

“啊，天哪，”他想，“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

个累人的差使呢！长年累月到处奔波，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，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，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，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，萍水相逢的人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。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！”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，就慢慢地挪动身子，靠近床头，好让自己的头抬起来容易些，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布满了白色的小斑点，不禁打了一阵寒颤。

他又滑到原来的姿势。“起床这么早，”他想，“会使人变傻的。人是需要睡觉的。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。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总是谨小慎微，我早就辞职不干了，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，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。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了父母欠他的债，——我一定能做到的，到那时我就会时来运转了。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，因为火车五点钟就要开了。”

他看了看柜子上滴滴嗒嗒响着的闹钟。天哪！他想到，已经六点半了，而时针还在移动，连六点半也过了。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？下一班车七点钟开，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一般赶才行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，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

不甚佳。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，还是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，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五点钟那班火车，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。那么，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？不过这将是最不愉快的事，而且也显得很可疑，因为他服务工作五年以来没害过一次病。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，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会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，他还会引证医药顾问的话，粗暴地把所有的理由都驳掉，在那个大夫看来，世界上除了健康之至的假病号，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。

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，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——闹钟敲过六点三刻了。这时，他头后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。“格里高尔，”一个声音说，这是他母亲的声音，“已经七点差一刻了。你不是要赶火车吗？”好温和的声音！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时却不免大吃一惊。没错，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，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，仿佛是陪音似的，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楚的，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，弄得意义含混，使人家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。

“是的，谢谢你，妈妈，这会儿我正在起床呢。”隔着木门，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，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，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。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，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，很轻，不过用的却是拳头。

在另一侧的门上，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：“格里高尔，你不舒服吗？要不要什么东西？”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：“我马上就好了。”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，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。

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，他妹妹却低声地说：“格里高尔，开开门吧，求求你。”可是他并不想开门，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，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。

首先他要静悄悄地不受干扰地起床，穿好衣服，最要紧的是吃饱早饭，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因为他非常明白，躺在床上瞎想一气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。

要掀掉被子很容易，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，

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。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困难，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。他得要有手和胳膊才能让自己坐起来，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，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，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。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，可是它却偏偏伸得笔直；等到他终于让它听从自己的指挥时，所有别的腿却莫名其妙地乱动不已。

当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到床上的时候，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帮忙，这件事该是多么简单。

他使劲地摇动着，身子已经探出不少，快要失去平衡了，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，因为再过五分钟就是七点一刻。

正在这时，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。“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。”他这么想，身子就随之而发僵，可是那些细小的腿却动弹得更快了。

格里高尔听到客人的第一声招呼就马上知道这是谁——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。真不知自己生就什么命，竟落到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，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，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！在这一个所有的职员都是无赖的公司里，岂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忠心耿耿吗？他们的一个职员，早晨

只占用公司的两三个小时，不是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，真的下不了床吗？——难道秘书主任非得亲自出马，以便向全家人，完全无辜的一家人表示，这个可疑的情况只有他那样的内行来调查才行吗？与其说格里高尔下了决心，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，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床外。

砰的一声很响，但总算没有响得惊人。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，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，所以声音很闷，不惊动人。只是他不够小心，头翘得不够高，还是在地板上撞了一下；他扭了扭脑袋，痛苦而忿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。

“早上好，萨姆沙先生。”与此同时，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。“他不舒服呢。”母亲对客人说。这时他父亲继续隔着门在说话：“他不舒服，先生，相信我吧。他还能为了什么原因误车呢！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。他晚上从来不出去，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做木工活儿。我敢说他一定病了，虽然他早晨硬说没病。”

“萨姆沙先生，”秘书主任现在提高了嗓门说，

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里，光是回答‘是’和‘不是’，毫无必要地引起你父母极大的忧虑，又极严重地疏忽了公事方面的职责。我现在以你父母和你经理的名义和你说话，我正式要求你立刻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。我原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可你却让自己丢丑。经理今天早晨还对我暗示你不露面的原因可能是什么——他提到了最近交给你管的现款——我还几乎要以自己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呢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你真是执拗得可以，从现在起，我丝毫也不想袒护你了。”

“可是，先生，”格里高尔喊道，他控制不住了，激动得忘了一切，“我这会儿正要来开门。再等我一两分钟吧！我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健康，不过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这种小毛病难道就能打垮我不成！你要问我为什么 not 向办公室报告，可是人总以为一点点不舒服一定能挺过去，用不着请假在家休息。哦，先生，别伤我父母的心吧！刚才您怪罪于我的事都是没有根据的。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最近兜来的定单吧。至少，我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。有劳您转告经理，在他面前还

得请您多替我美言几句呢！”

“你们有哪个字听得懂吗？”秘书主任问，“他不见得在开我们玩笑吧？”

“哦，天哪，”他母亲声泪俱下地喊道，“也许他病得不轻，倒是我们在折磨他呢。葛雷特！葛雷特！”接着她嚷道。“什么事，妈妈？”他妹妹打那一边的房间里喊道。她们就这样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对嚷起来。“你得马上去请医生。格里高尔病了。去请医生，快点儿。你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吗？”“这不是人的声音。”秘书主任说，跟母亲的尖叫声一比他的噪音显得格外的沉。

“安娜！安娜！”他父亲从客厅向厨房里喊道，一面还拍着手，“马上去找锁匠来！”

格里高尔现在倒镇静多了，显然，他发出来的声音人家更加听不懂了。虽然他自己听来很清楚，甚至比以前更清楚，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耳朵变得适应这种声音。不过至少现在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，都准备来帮助他了。这些初步措施将带来的积极效果使他感到安慰。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，他对大夫和锁匠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，却没有怎样分清两者之间的区

别。

这时候，隔壁房间里一片寂静。也许他的父母正陪着秘书主任坐在桌旁，在低声商谈，也许他们都靠在门上细细谛听呢。

格里高尔慢慢地把椅子推向门边，接着便放开椅子，抓住门来支撑自己——他那些细腿的脚底上倒是颇有粘性的——他在门上靠了一会儿，喘过一口气。接着他开始用嘴巴来转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。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这样一来我就不用锁匠了。”接着就把头搁在门柄上，想把门整个打开。

门是向他自己这边拉的，所以虽然已经打开，人家还是瞧不见他。他得慢慢地从对开的那半扇门后面把身子挪出来，而且得非常小心，以免背脊直挺挺地跌倒在房间里。他正在困难地挪动自己，顾不上作任何观察，却听到秘书主任“哦”的一声大叫——发出来的声音像一股猛风——现在他可以看见那个人了，他一只手遮在张大的嘴上，慢慢地往后退去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强大压力在驱逐他似的。

格里高尔的母亲先是双手合掌瞧瞧他父亲，